

評 剧

琴紫周审夜

百 花 社 编 輯
成 兆 才 编 剧
李 岱 校 訂

吉林人民出版社

編 者 的 話

一、“百花社”是吉林省評劇老艺人自願結合，本着“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从事研究、繼承与发揚傳統評劇艺术的团体。其主要任务之一，是收集、記錄并校勘、編輯傳統評劇剧本。

二、“百花社”的执行委員会，由下列著名評劇老艺人組成：李岱（李小舫）、劉艳霞、鄭錫五、姬忠煥（小金鈴）、劉芳田、成宗瑞、張丽云（筱桂花）、唐鶴年、菊桂笙、水蓮珠、張宝順。

三、鉴于过去評劇傳統剧目还无完整可靠的剧本出版，有碍于評劇遗产的研究，因此傳統評劇剧本的編輯方針，是对原来有剧本的傳統剧目，加以校訂，使之正确可靠；对无剧本的傳統剧目，則經社內委員研究、整理，使之成为完整的剧本：以便于青年演員学习傳統剧目，并給从事評劇傳統剧目研究、整理的同志提供較为可靠的資料。

这个工作是极有意义的，也是相当艰巨的。我們力量有限，难免力不从心，欢迎各方面給以支持和指导。

百 花 社

周紫翠（简称翠，花旦）
吳鳳岐（简称岐，小生）
周馮氏（简称馮，彩旦）
周百祿（简称周，老丑）
鄭小憂（简称小，小丑）
李 二（简称李，小丑）
周百禎（简称禎，老生）
四青袍（简称役，雜行）
二班头（简称役_甲_乙，雜行）
王佩紳（简称王，老生）
孙夫人（简称孙，彩旦）
茯 荃（简称荃，花旦）
來 喜（简称來，小生）

第一場

登場人物：周紫琴，吳鳳岐，馮氏。

（小鑼上周紫琴）

琴：（念）一樹梨花似雪白，最怕狂風暴雨來。

（小坐）

（詩）閨閣緊鎖一担琴，窗外無有知音人；
若得同心歌舞韻，天緣有分總是春。

（白）奴，周紫琴。不幸母親下世，依賴爹爹長大成人。
爹爹往西村宰殺去了，留我一人看守家門。天到這般時候不見回來，好不叫我挂念哪！

（唱）悽淒涼涼心煩悶，
長嘆一声自沉吟。
五歲喪母大不幸，
撇母依父度光陰。
無兄無弟少姊妹，
依靠爹爹長成人。
爹爹西村宰殺去，
天到這般時候未回家門。
迈步走出草堂外，
用手開放兩扇門。（开门介）
紅日西斜入寂靜，
托腮依門眼望西村。（流板）

（小鑼碎上吳鳳岐）

岐：（唱）吳鳳岐大街把心散，
閑游街市細留神。

見路北倚門站立多嬌女，
也也呆呆眼望何人。（甩腔）
只見她头上的青絲如墨染，
京紅的絨繩兒扎頂心，
柳叶弯眉杏核眼，
桃腮粉面牙似銀，
十指尖尖如嫩筍
論身段敢比飛燕美佳人，
身上的衣服葷套素，
散放着褲腿未扎罗裙。

誇不尽的姑娘好，（流板）

（白）嗯吞！（周紫翠帶板）

翠：（唱）二八女長嘆氣轉面回身。

見一位俊書生在門前站穩，
身不动睛不轉偷看我的身。
羞达达退門里閨閣帳進，

（小鑼上周馮氏偷看介）

推單扇影住身我偷看那人。
穿藍衫戴俊巾眉清目秀，
站中間手搖扇兩面潑金，
天庭滿地閣圓面白似粉，
看他笑又非笑自來的愛人，
帶老誠挂忠厚多么样的安穩，
一定是書門第一位斯文；
但不知他是誰离此远近，
又不知名和姓誰家的兒孙。

兩眼看心中愛喜之不尽，
含杏眼兩腿軟自散精神。

兩眼去二目來情意有分，（流板）

馮：（唱）怎不知身背后有个旁人。（鎖板）

（白）嗯吞！（假歎介，吳鳳岐急下，琴欲下，馮拉介）
妹妹在这看什么呢？

琴：望看我爹爹呢。

馮：大叔做什么去咧？

琴：往西村宰殺去了。

馮：怎么天到这般时候還沒回來呢？

琴：正是。

馮：啊！妹子，自从我繩子下世，你們爺倆是一個房中居住
呀，可是在兩個房里居住呢？

琴：是在兩個房中居住，我爹爹是在上房居住，我在偏房中
居住。

馮：好哇！往后天气热啦，在兩個屋里住方便的多呀；可是
方才妹妹在門外看見的那个人，你認識他嗎？

琴：我未曾看見什么人呀！

馮：唉！別跟嫂子我裝胡塗啦！我在門外头，都看見啦。（琴
羞介）別害羞啦，嫂子我都知道。他是北街上吳進士之
子，名字叫吳鳳岐，父母双亡，新近又把媳妇死咧。妹
子你要是看着他好了，嫂子我从中为媒，給你們倆說說
作对小兩口，你願意不願意呢？

琴：嫂子你快去吧。（琴推馮氏，琴急下）

馮：呀呀呸！呸呸呀！还叫我快去吧，快去也得明天呀，可
了不的咧！如今的姑娘大了，可留不的了。真是女大不

可留，留來留去結冤仇。（下）

（小鑼上周百祿）

周：（念）自幼生來命不強，終朝每日宰牛羊。

老漢周百祿，今日在西莊里給人家殺了幾隻羊。

天气不早，只得回家走走。

（唱）今日西莊去殺羊，

天晚西方落太陽；

身背刀包回家轉，

來到自己大門旁。（鎖板）

（白）說着說着，還來到了。丫头開門來！

（小鑼上周紫翠）

翠：外邊何人叩門？

周：我是你爹爹回來了。

翠：哦！爹爹回來了，待兒開門。（开门介）

爹爹為何此時才回呢？（分坐介）

周：活計太多啦。

翠：爹爹！可曾用過飯了？

周：吃過飯了，你自己吃去吧。（翠下）

周：我這姑娘，今年不小啦，十六七大八咧。她媽死的太早，我拉扯她長这么大，還沒個婆家呢。我給她找一個年貌相當女婿，才算完了我這作爹的一分心事。天气不早啦，我還得磨磨刀去，明天還得上東莊宰羊去。（下）

第二場

人物：周馮氏，鄭小蕊。

(小鑼上周馮氏)

馮：(念)無東少西缺南北，沒兒少女短吃穿。

(小坐)

奴家周馮氏，許配周万年为妻。奴家一十五歲过門。不滿一年哪，我丈夫就死咧！吐血死的，都說是累的，扛口袋累的。从我丈夫死后，我就真心守節。今年我三十二咧，守了十七年寡咧，敢說我这寡守的地道，那黑格蕊白点，就象幌子屎似的。我結交一个情人，名叫鄭小憂，这几天沒上我这來，好不叫人盼望哪。

(唱)独坐房中好不淒涼，

思想起來奴的命不強。

一十五歲把門過，

未滿一年就死了夫郎。

守到今年三十二，

哪个敢說我敗門牆。

今日門外去玩賞，

看見了周家的閨秀吳家的郎。

他二人各有心事飛眼吊膀，

被我冲散他們臉發黃。

真正是耳不听心不煩，眼不見嘴不饑，

思想起死鬼奴的丈夫郎。(甩腔)

馮氏在房中胡思亂想，(流板)

(小鑼碎上鄭小憂)

小：(唱)鄭小憂迈步到門旁。(鎖板)

(白)到了，待我叫門，開門來！

馮：喲！誰來咧？哦！還許是我的相好的來咧呢！待我開門

看看去。(开门见郑) 我就知道是你来咧，快进去吧。(进门分坐介) 我说你怎么这些天没来呢？

小：我有点小事缠身哪。

冯：我今天往门外看望你去来着。

小：你是望着我吗？不是望着别人么？

冯：就是望看你咧，你怎么不相信人呢。

小：都看見什么來着？

冯：看見一樁新鮮事。

小：看見什么新鮮事呢？

冯：我看見我妹子周紫琴和吴凤岐在门外飞眼吊膀来着。

小：你沒有進前說個話嗎？

冯：我一咳嗽，吴凤岐就走咧。我拉住周紫琴問她在门外干什么呢，她说等着她爹爹往西村殺羊去咧。我又問她們爺倆是在一个屋里居住呢，可是在两个屋里住呢。

小：她说什么呢？

冯：她说她爹爹在正房住，她在偏房里住。我又問她方才门外那个人，你認識不認識，她说她沒看見什么人，我说你別裝傻咧，那个人嫂子我可認識，是北街上吴進士之子，名叫吴凤岐，父母下世，新近又把媳妇死咧，你要看他好了，嫂子从中为媒，给你们說說作一对小兩口，你说好不好呢？

小：她说什么呢？

冯：她用手一推我，她说嫂子你快去吧。

小：听这个話，她是願意啦。

冯：咱们別管她願意不願意，咱们先睡觉去。

小：好，咱们睡觉去。

馮：正是：孤鸞寡鳳落一只，
小：鴛鴦交頸難分离。（小鑼下）

第三場

人物：周紫琴，鄭小曼。

（小鑼上周紫琴）

琴：（念）二八女子在閨門，怕過黃昏又黃昏。

（小坐）

（白）我今天在門外看見那位書生，真是俊雅非凡。被
嫂嫂取見，好不羞愧人也。

（唱）周紫琴守孤燈好不淒涼，
托香腮靠綉枕身臥牙床。
想起來白天事門外景象，
好一位斯文客美貌才郎，
好身段好年紀滿面福象，
又不張又不狂大大方方。
站門前偷看我容貌形狀，
內透出一點情愛人的情腸，
他有情我有意二目來往，
被嫂嫂看破了羞愧難當。
馮氏嫂猜透情對我言講，
說他名吳鳳岐進士兒郎。
双父母下世早妻子命喪，
正要選美色女做個添房。
她言說作媒人願走一趟，
叫我倆結夫妻年貌相當。

我二人若果成百年之好，
弥陀佛千声念願燒高香。
唉！又想到他本是宦門子弟，
豈不嫌我的父殺牛宰羊。
唉！瞎盼望哪里有一分指項，
想到此心酸痛落泪兩行。
又想起生身母早把命喪，
撇下我孤身女苦命業障。
有母在終身事兒可言講，
做父的若不提女怎聲揚，
恨爹爹太粗心並不細想，
怎不見女兒我身大袖長。

周紫琴暗落泪二更鑼响，（流板）

（小鑼碎上鄒小憂）

小：（唱）鄒小憂一飛身跳過院牆。（鎖板）（跳牆介）

（白）方才我的相好的，周馮氏對我說，她在門外看見周紫琴和吳鳳岐，眉來眼去。我背着馮氏偷着溜出來咧，我何不假冒吳鳳岐會會周紫琴這個小姑娘。我跳過牆來咧，待我上前叫門。紫琴哪！開門吧，我來咧！（紫琴醒介）

翠：外邊何人叫門？

小：我是吳鳳岐呀。（軟辭邊）

翠：吳鳳岐！你夤夜到此為何？

小：紫琴哪！妹妹呀！你聽我慢慢道來呀。

（唱）未開言止不住回头四望，
低聲音叫妹妹且莫聲張。

自白天在門外見你一面，
好一似丢了魂上了望鄉，
今夜晚到此處不為別事，
與妹妹面对面敘敘家常。
趁此時無人知將門開放，
我與你學張生暗里偷香。（流板，琴息灯介）

翠：（唱）周紫翠息滅了燈低声兒言講，
隔窗戶叫鳳岐你且莫張狂。
你既是進士子書香門第，
好不該失倫常混亂閨房。
你當學狄仁杰夜遇媚妇，
不可學昔張生夜跳花牆；
你當學坐懷不亂的柳下惠，
不可學夜入綉戶的周廷章；
你當學秉燭达旦的關夫子，
不可學夜夢巫山的楚襄王。
你有情我有意在明處兒言講，
托媒人見我父無不應當。
成夫妇哪怕有風中波浪，
拜花堂再無人哪說短道長。
此時候暗偷香瞞人不講，
久而後哪有个不透風的牆。
傷風化敗門風惹人傳曠，
豈不知亂閨閣失却五常。
休看我屠戶女年幼貧象，
我善明妇道理緊守閨房。

鳳岐呀，你沉下心裏不必妄想，
趁此時無人知你快回家鄉。（流板）

小：（唱）忙接聲叫妹妹你不必往下講，
哥哥我話不周你莫要臉黃。
方才說你有情我也有意，
却为何拿此話把我推挡。
妹妹呀，妹妹呀，你怎忍心叫我白來一趟，
到家中是何人与我解解淒涼。
若不然你开开门我摸摸你的手，
了一了心願我不進你的房。
若不然我在門外等到天亮，
有人知我羞耻你也無光。（流板）

琴：（唱）周紫琴聞此言心暗思想，
這件事真叫我無有主張。
若容他進房來不能善退，
不开門他不走又怕他声揚。
唉！若不然开开门叫他摸摸我的手，
也免得外人知臉上無光。
叫鳳岐你說的話不可撒謊，
我与你开开门你莫要進我的房。

小：（白）我不進你的房，我摸摸手就走。

琴：（唱）周紫琴下牙床，（小翠头）抽身又退，
止不住心亂跳喘氣兒發慌。
战兢兢我把那門兒开放，（流板）（鄭進推琴倒地介）

小：（唱）鄭小翠闖進房推倒姑娘。（鎖板）

翠：（白）我要嚷！

小：你嚷（持鞋介）我有这只鞋，就行咧。我跑咧！（急跑下）

（周紫翠，急关门，四击头，战抖介）

不不不不好了哇！（安板）

翠：（唱）战兢兢关上門兩扇，

惊慌慌失色泪流兩行。

哭也不敢哭嚷也不敢嚷，

暗罵声吳鳳岐你个狂徒郎。

見色迷心天良喪，

你枉生在宦門長在書香。

这件事倘被外人知道了，

海水難洗我滿身體。

这可叫我怎么好，

哭了一声下了世的娘。（流板下）

第四場

人物：李二，鄭小憂。

（小鑼上李二）

李：（念）为人莫打更，打更受苦情，風里也得去，雨里也得行。

（白）我更夫李二。今天夜裡天太黑，得多加小心，更下來啦！（鄭小憂跑下）嘿喫！方才一条黑影，由周百祿院里跑出來，一定是个賊！我得描着点，看他跑到哪兒去。（急追下，又上鄭小憂，跑过下，李二追过下，鄭跳馮氏牆，將鞋掉地下，李追至）

李：（白）跳進周馮氏家去了，待我追進去（拾鞋介）呀！
这是什么玩意呀？（摸介）哦！这是姑娘們的一只鞋。
(想介) 哦！这必是跳牆的人掉下來的，待我跟着这小子。（追下）

第五場

人物：周馮氏，鄭小憂，李二。

（小鑼上周馮氏）

馮：（念）身旁摸一把，不見鄭小憂。（急上鄭小憂）

小：（念）來回一般遠，差點挨頓打。（急上李二）

李：（念）追了多半宿，到看你是哪。

小：（白）相好的醒醒！

馮：你往哪去來着？

小：我冒充吳鳳岐找周紫翠去來着。

馮：你怎么这么貪心不足，你守着我还想外道，（鄭笑介）
她可从了你咧么？

小：不行！她節志不從，我說你开开门，我摸摸你的手，我就走，她就把門开开咧，我一捋她的衣裳，她要嚷，我怕她爹听见。我把她推倒咧，把她的鞋，我給她脫一只來咧。

馮：鞋在哪呢？我看一看。

小：我揣着呢，掏出來你看看。（掏介）怎么沒有啦！

馮：你別瞎扯啦，走，还是睡觉去。（馮鄭下）

李：哈哈！我当是賊呢，原來还是鄭小憂，这小子冒充吳鳳岐找周紫翠弄俏事去來着。这回有咧，周紫翠的鞋，他丢了，被我撿着咧，我要是給周紫翠送去，周紫翠那

个小姑娘要是一看我給她送鞋來，她被不住還許……給我点便宜哪！对！給周紫翠送鞋去。（小鑼急下）

第六場

人物：周百祿，李二，周紫翠，周百禎。

（小鑼上周百祿）

周：（念）今晚脫了鞋和袜，不知明早穿不穿。

（白）睏咧！睡覺。（睡介）（李二跳牆介）

李：贊呀！進來可是進來咧，我不知道周紫翠住在哪个屋裡呀。哼！她一定住在正房里，对，待我叫門，你开开门，我給你送來啦。

周：（惊醒介）你給我送來咧！送什么來咧？这一定是賊偷东西，走錯了門咧。（学女人声回答）給我送來咧，你等我給你开开门呀。（拿刀介）

李：哦！你快着点把門开开呀。

周：來啦！（开门介）好小子，着刀。

李：不好！（殺过，李搶刀殺死周，將手中鞋丟下，逃下）

翠：哎呀，不好！（急急風周紫翠托灯上，見父尸，四击头哭介）不好了哇！

（唱）一見爹爹喪了命，

头被刀劈冒血紅。

哭一声爹爹死的苦，（哭么二三）

爹爹一死你把孩兒我扔。

怀抱尸首哭悲痛，（扫头一句上周百禎）

禎：我正睡覺呢，叫隔壁我大哥家，姪女周紫翠哭声把我給惊醒咧。想必是爺倆吵嘴呢。紫翠哪！开門來。（翠开

門介禎進介)

翠：叔父來了！我爹爹不知被何人殺死呀！（哭介）（禎見祿尸惊介）

禎：哎呀！我大哥这是被何人殺死啦，罢了大哥呀。（三元槍）（禎在尸旁拾得綉鞋介）紫翠隨我進房。

翠：是！（小圓場進房介）

禎：紫翠！

翠：叔父！

禎：你爹爹被何人殺死。

翠：孩兒不知？

禎：你不知道，我可知道。

翠：叔父既知，就該告訴孩兒，與我爹爹報仇才是呀！（哭介）

禎：我看就是你。

翠：叔父為何說孩兒殺父！

禎：你看你穿的鞋，是兩色的，這只鞋是在你父身旁所拾。一定是你人大心大，不守閨訓，勾引奸夫入院，被你爹爹取見，往外追趕，反被你的奸夫殺死。你這為引奸殺父，我上堂告你去走。（欲往外走介）

翠：叔父不可呀！（哭跪介）

（唱）紫翠跪倒流平地，
伸手拉住叔父衣。
殺父的仇人我知道，
進士之子吳鳳岐。
夤夜闖進我的綉戶，
持去孩兒綉鞋一只。（鎖板）